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疑卷二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汪學金

謄録舉人臣蔡枝華

春秋闕疑卷二十一

元 鄭玉 撰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

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茍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穀梁氏曰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左氏曰大室屋壞書不共也公羊氏曰譏久不修也常山劉氏曰觀春秋之中文公事宗廟最爲不

謹遂有大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胡氏曰

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師氏曰後世

有大廟室壞而大臣不以爲異且謂之適會不可妨

幸東都譏春秋之罪人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高郵孫氏曰沓之會公已去魯而未至乎晉也謝氏

曰衛侯來會故書會公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高氏曰公朝晉而請盟故書公及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高郵孫氏曰棐之會公已去晉而未至

于魯經書還自晉者所以見公會鄭伯于道也家氏曰魯望國也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方楚人為厥貉之次宋鄭陳皆背晉而即楚獨魯使叔彭生會郤缺于承筐魯可謂知所從矣今文公復如晉及晉侯盟于是衛侯于其往而會之于沓鄭伯及其還而會之于棐俱以魯為介而求成于晉彼非有懼于晉也魯君介然不忍即夷而有以感其羞惡之心也是時晉已失諸侯因叔仲之往會魯君之特盟而諸侯散

者復合明年遂會于新城魯爲倡也高氏曰鄭衛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强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始爲一時之計爾而晉末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爲之請成以舒兩國之禍春秋善和難故詳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

故惠伯伐邾　高氏曰邾人特以使人不敬遽興兵以伐人之國則已甚焉邾人來也不敢近我止伐南鄙而已魯之報也往伐其國則又甚焉家氏曰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忽興南鄙之師傳謂魯人弔喪不敬邾以是來討彼小國安敢責禮于大國亦修怨耳春秋聯書所以交致其責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

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夏

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謝氏曰新城之盟晉為盟主大夫不可先諸侯故晉趙盾叙曹伯下穀梁氏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子曰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楚也胡氏曰志諸侯同欲

非强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葢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晉即楚之實矣夷攷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荆楚僣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爲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薛氏曰踐土之會十九年矣晉士縠再合諸侯而功不就雖嘗潰沈而不救江之滅九年楚復伐鄭故諸侯懼而同此盟晉侯怠而大夫主之宜其不能振也

陳氏曰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晉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亟戰而楚浸强交聘于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遂不競于是公朝晉衛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來會諸夏之懼矣汲汲于晉而爲此盟如之何勿序也以諸夏汲汲于晉也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盟同衆辭也自幽以來未之有也則不與晉以主是盟之辭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穀梁氏曰孛之爲言猶茀也高郵孫氏曰星孛之異

經書之者三而皆曰有者不宜有之辭且不知其孛

者何星闕所不知也胡氏曰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

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

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禎祥妖孽

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弒昭公又二年齊弒

懿公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

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高氏曰晉人因新城之盟遂以諸侯之兵納捷菑而此先致公者見諸侯皆使卿行也自是公出皆致矣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

弗從不祥乃還　高氏曰捷菑爲人之子去君父而奔他國又欲藉他國之兵以歸簒其兄罪不容誅故不繫之邾也納者不當納之辭胡氏曰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爲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爲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

聞義能徙故爲之諱内以諱爲貶外以諱爲善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可責者責之不可責者不責之春秋納諸侯者蓋皆書其君與其臣之帥師也公伐齊納子糾楚子圍陳納頓子于頓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不書其君即書其臣未有貶之曰人者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非其君則臣也然而不書其名則曰人者豈以晉人知捷菑之不可納畏義而反不敢以兵加邾焉爲

可責而責之歟用兵者多矣齊桓之師則貶之納君者多矣晉弗克納則貶之可責者然後責之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穆伯之從巳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穀梁

氏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于外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穀梁氏曰舍立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愚按州吁

商人皆弒君之賊州吁則削其屬籍不書公子商人則存其屬籍書公子者聖人豈無意乎蓋削其屬籍使人有所畏而不敢爲欲天下之絶是禍也存其屬籍使人有所感而不忍欲天下之無是禍也不削之于前則無以杜亂臣賊子篡弒之萌不存之于後則無以啓天下後世悔悟之念春秋多變例非聖人孰能修之

宋子哀來奔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

左氏曰書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高郵孫氏曰春秋出奔之大夫未有以字書者而子哀之奔特書其字考之于經明年宋弑其君而左氏以爲不義宋公而出然則子哀見其國之將亂不忍食其祿而無救其禍于是違而去之春秋以爲得去就之分故賢而字之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高氏

曰商人弑其君而因其母又怒單伯之來請因誣單伯以淫子叔姬而併執之春秋兩書齊人執者不可及也不可及者所以明單伯子叔姬之無是事也別而言之若二事焉所以重齊人之罪惡也明年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知齊人執之者誣也然聖人不直書商人執而以齊人執之爲辭何也商人罪惡已著矣齊人不能討弑君之賊俱北面

而事之又聽執其君母而加汙辱之名則黨惡之罪均不可赦故兩書其入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張氏曰魯不能閑暇明政刑以義討齊而反因晉以求于齊行父爲大夫不能請討弑君之賊晉爲盟主不能奉天討于商人皆罪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爲敏　穀梁氏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家氏曰春秋書宋司馬華孫來盟言不以君命至也謝氏曰華孫安暴君之朝食汚君之禄進無直諫之忠退無潔身之義姦邪同黨爲昭公以國事來盟書華孫貶之也書司馬著其失職也華氏

孫名左氏以爲字誤矣

夏曹伯來朝

劉氏權衡曰周禮大行人之職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愚按春秋書此以起齊人伐曹入郛之文且爲不能以禮自守而妄悅于人以招禍亂者之戒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置諸堂阜魯必

取之從之十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許氏曰以敖之醜奔而錄卒錄其喪歸春秋爲之屢見于經者以文伯惠叔之哀誠無已也易曰有子考無咎書曰尚蓋前

人之慝惟忠惟孝故聖人以敎著敎焉張氏曰趙鞅之誓師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此公孫敖之葬禮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者與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　高氏曰内大夫爲他國所執而見釋者皆書其至以見執非其罪且執之書則其歸不得不著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許氏曰言伐言入甚之也師氏曰以蔡從楚背中國而即夷狄固天下之罪人主盟者從而問罪是有辭以伐之似矣然不會諸侯而獨以大夫往則是主盟之事不惟晉自擅行又且專行于晉之大夫此皆晉靈不能紹霸而政在大夫之過也陳氏曰自伐書陽處父入

書郤缺侵書趙穿由是凡役書大夫雖大夫自爲戰書大夫甚者大夫與君戰亦書大夫是經之變文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有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　陳氏曰此晉侯宋公衛侯蔡

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也曷爲不序散辭也新城之盟不可以不序徒以諸夏之志焉耳而晉侯不出于是楚霸成而頃王崩葬不見于春秋諸侯無統紀甚矣故終靈公之篇凡合諸侯皆散辭家氏曰齊商人弒其君執其君之母晉人討之師直辭壯何患不克今以討召諸侯以賂釋簒賊由晉靈幼弱不君趙盾怙權自私導其君以賄晉靈豈知爲此乎春秋于是不書晉會諸侯于扈而書諸侯盟于扈削晉霸而同

之于諸侯其貶晉也大矣師氏曰不序諸侯以諸侯之所爲不足序而主盟者不足以令諸侯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高氏曰晉會諸侯盟于扈受齊賂而不伐齊故齊人自歸子叔姬以解諸侯之意凡内女見黜皆書來歸罪在姬也此書齊人來歸者罪在齊人也家氏曰書齊人執子叔姬齊人歸子叔姬閔姬而病魯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高氏曰諸侯爲扈之會不能討齊國弑君之賊反受其賂而還是成商人之爲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以罪諸國之會于扈者謝氏曰書侵書入罪之也書遂著暴也陳氏曰一役而再有事不悉書也苟悉書也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

必天下之大故也此其言遂何齊始敗夏盟也許氏曰魯盡禮于晉而見侵弗恤曹修禮于魯而被伐莫救此仁義之所以日壞而兵革之所以方興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榖齊侯弗及盟

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榖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　高氏曰以行父當齊侯宜齊侯弗肯與盟也而曰弗及者恥也內辭也謝氏曰陽榖之會文公遣大夫出盟大國至使失歡于齊將以保

國而反以危國書弗及盟危之也危之著文公之倦于政也家氏曰春秋備書行父襄仲如齊如晉請援乞盟辭繁而不厭者哀魯國之無人坐視逆商憑陵莫如之何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疾也　程氏學曰古者頒告朔于邦國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朝于廟告而行之然則朝廟者謂告月也穀梁曰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已

甚矣高氏曰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不書耳此特書者見公非有疾而然也張氏曰文公自是因循不講告朔之禮以致餘公不復舉行所以定哀之時聖人有我愛其禮之言羊存而禮廢其必始于此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高氏曰陽穀之會齊侯弗及盟者晉爲魯故會諸侯于扈將以伐

齊齊侯賂之遂不果伐于是齊侯欲取償于魯至是

公使公子遂納賂于齊而復求盟所以得盟于郪丘

則有辭矣謝氏曰郪丘之盟齊爲盟主盟以魯大夫

及齊侯者抑齊之强也抑齊之强者責其以賂屈魯

而盟也家氏曰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豈不

能捍齊况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

我以吾義吾何慊于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

賂以求盟視長勺乘丘之大夫真可以愧死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杜氏曰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公羊曰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謝氏曰上之所爲下之所效國君舉動不可以不慎也物之不足疑情之不足信者明君弗惑也興之無利

于民癈之無益于民者明君弗爲也故災變妖孽之來不以邪說亂其心不以無稽之言貳其聽反身修德以應之而已魯人以蛇出泉宮夫人繼殁由是惡泉臺而毀之惑之大者也書毀泉臺罪其不明也愚謂魯因蛇妖毀泉臺以惑衆固有罪矣茍不因蛇妖而毀之亦徒勞百姓之力彰先祖之過而已何益于政治哉公羊之論蓋得之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于選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

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張氏曰庸乘饑饉率蠻危楚楚一畏徙則無以保其國矣然禦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家氏曰秦人不以成周建國自重儕于僭號之强楚與之連兵伐國異乎

小國之脅從于楚者矣自是春秋始外秦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宋公子鮑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于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

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寳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寳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有一月甲寅宋昭

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　胡氏曰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于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爲不臣矣況于北面歸戴奉之以爲君也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之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

以肆于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于其職而明于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于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二子閑其君而不能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而莫知之也奚得與死于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　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謝氏曰伐宋討逆之師也逆亂未治乃立公子鮑而還師莫大于行義義莫大于討逆將以行義討逆而其終反成宋亂故大夫皆貶稱人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家氏曰魯當討齊者也魯不能討齊反坐受逆商之侮盟其臣以爲未厭復伐之而盟其君齊之無道亦極矣魯之不振亦甚矣嗟夫齊商傲而日益淫魯文畏而日益索淫與索皆將死之證而商又惡之稔歟宜其及于難

諸侯會于扈

晉侯蒐于黄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

齊難故也于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冬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家氏曰扈之盟諸侯不序春秋所以削晉霸而著其黨逆之罪也齊商人弑其君盾爲會于扈曰將以討之卒以取賂而止今宋弑君盾復合四國之大夫曰將以討之既而立鮑而還鮑既立矣位既定矣乃復爲會于扈扈之山川鬼神亦將爲之切齒況

于在會之諸侯乎故春秋特削其霸書曰諸侯會于
邑或曰桓二年宋督弑其君齊魯陳鄭爲會于稷春
秋書曰以成宋亂今晉人兩邑之會視稷無以相遠
春秋不書成齊亂成宋亂何哉曰督之弑霸事未興
齊魯陳鄭相率而往共奬篡賊也故春秋書成亂並
責在會之人也今晉主夏盟商與鮑後先弑君皆納
賂而無討更要討篡之諸侯共定篡賊之位罪浮于
稷故春秋削霸以示討此其事雖同而書法異也胡

氏曰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師氏曰既以躬行而及之盟其卑遜不爲不至既盟之後方抵國税駕不望齊侯遣使來謝乃使

公子遂如齊朝聘以謝之公之所爲甘于屈辱如此

何以君魯哉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高郵孫氏曰人君之薨必于路寢非路寢者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朱子曰一毫不正則有累于其生故

春秋書公薨必謹其地學者要當知古人所以嚴終如此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

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高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以弑君討之則以賊書商人弑君自立至于五年宜加討賊之辭而稱齊人弑其君者齊人恬不討賊皆北面事之遂令商人專行無道而邴歜閻職乃自以私怨殺之故以弑君之罪歸之齊人以誅亂賊之黨且見齊無臣子而商人得遂為君也既君之復弑之則代篡代立相弑之禍何時而已故雖魯桓篡弑自立

聖人不沒其罪然亦從而君之所以明君臣之大義定萬世之法此但不出弑君之名以著商人有以致之也胡氏曰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弑懿公于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辭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于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莫弑之謀熄矣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國君則靦面以

爲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毋則拱手以聽其所爲而不能救故于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

立而欲親魯許之　胡氏曰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弒不著其實是爲國諱惡無以傳信于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于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

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陳氏曰惡位未定則其稱子卒何成之爲在喪之君也凡君在喪恒稱子猶未葬也則稱子某于是公子遂殺惡而立宣公故成之爲在喪之君以弑罪罪宣公也胡氏曰子卒何以不日遇弑不忍言也既葬不名不名而遇弑者不日以見其弑子赤是也

張氏曰叔彭生身爲大臣既無以拯救文公又不能知公子遂之邪謀有公冉務人之忠言而不能用甘心就死無一毫扶持之實没而不書有以也哉

夫人姜氏歸于齊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絶于先君書歸于齊則知無罪異于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

主君存嫡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家氏曰是時風教大壞亂臣披猖齊人弑其君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弑其君赤而歸姜氏于齊弑君出母後先一轍王綱墮頹霸政掃地莫有聲其罪而討之者吾意聖人把筆至此重爲三嘆云

季孫行父如齊

許氏曰文子之行告宣公立也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與聞故也所以惡齊也高氏曰按

左傳宣十八年公薨季孫行父言于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則知行父實與公子遂同弒子惡而立宣公故夫人姜氏歸于齊而行父遂如齊焉惡實齊之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于是議納賂以講平焉此見魯國臣子之罪皆不可勝誅也

莒弒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

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盗盗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

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悌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　公羊氏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家氏曰弒君者天下之大惡商臣之弒聖人不以刜楚而遂畧之莒雖小使紀公之死世子預聞春秋書法當視商臣必無稱國以弒之理當從公

羊之說

春秋闕疑卷二十一

春秋闕疑卷二十二

元　鄭玉　撰

宣公

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之子匡王五年即位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高氏曰宣公受弑賊之立而不復討賊是與聞乎弑此不天無王之甚者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天

道王法正其自即位之罪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胡氏曰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于見討故結婚于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是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高氏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公子遂蓋公族之尊者尤不可也家氏曰書即位書逆女書遂以夫人婦姜

至自齊書齊人取濟西田著魯人結齊之援以弒其君著齊人輔魯之簒俾弒其君蓋明王法以治齊魯之罪二國皆有討也嗟夫如齊稟命而歸弒其君者公子遂也如齊逆女亦公子遂也如齊割地以賂者亦公子遂也春秋備書以見請婚割地弒君簒國始終其事者此一賊之所為誅齊也治魯也誅襄仲也治宣公也學者備觀前後書法而識春秋之旨所謂不加誅斥而義自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陳氏曰夫人婦姜氏有姑之恒稱也若妾姑也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嫡姑也胡氏曰凡稱婦者其辭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衰服

之中請婚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爲後世鑒也高氏曰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歸也婚禮莫重于親迎豈容他人得以歸之哉家氏曰此一齊也受入之出母而與之以妻此一魯也棄母于齊而娶齊女以爲之婦絶滅天理敗亂倫教遂使周公太公之國胥爲無禮無義之歸此春秋中年魯國一大變也是

以聖人于文宣之際特書屢書十見之經誅魯之君臣而必及于齊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高氏曰公既婚矣然後季文子如齊納賂請列于會蓋春秋時凡國君不以其道立苟得一與于諸侯之會則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所以季文子不憚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昔人稱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今當魯國喪

禍之際而舉動乖錯如此安在其爲三思哉是必思之過多而方寸亂矣故孔子曰再思可矣蓋譏之也

胡氏曰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胡氏曰秦晉戰于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

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
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
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于此矣謝氏曰放屏棄
之辭放驩兠于崇山是也誅罰王之事也諸侯擅命
其上專殺大夫其次專放大夫書放胥甲父罪之也
古者大臣有罪放之幽遠之地者擯之不使得爲民
病也衛晉之隣也以甲父不忠于晉而放之于衛是
以晉之禍移于隣國也書放胥甲父于衛著其失也

劉氏意林曰使晉之君臣因胥甲父之言推而廣之修己而不責人隣國將來服矣患秦哉不耻政之不修而疾戰之不勝不憂德之不仁而忿民之不爲用不責己之不中義而疾人之爲謀不忠未有用此而保其國者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胡氏曰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于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夫簒弑之賊毁滅

天理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身無存没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于會而不復討是等倫紀於弁髦棄人類爲禽獸此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也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殄絶其黨而後爲惡者孙矣

公子遂如齊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高氏曰齊惠公新遭弑逆之變而助成殺嫡之謀不念出姜之戚而繼爲喪婚之

妤貪取濟西之賂而遂定簒者之位廢君臣兄弟夫婦之義是謂以亂濟亂者也胡氏曰遂及行父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戎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于以著其始終成就簒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内交宫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爲之援至于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程氏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

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爲彼强取故不諱胡氏曰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其罪春秋討賊尤嚴于利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隣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爲利而助之也弑君簒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賄公行免于諸侯之討則倫紀等於弁髦人類化爲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爲

利而以利之可以爲利而爲之也孟子爲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于弒奪而後饜蓋得經書取田之意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

陳遂侵宋　師氏曰于楚書子著其强盛于鄭書人罪其從楚胡氏曰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爲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見潛師掠境肆爲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爲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陳氏曰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十五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爲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于是始故謹書之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胡氏曰鄭在王畿之内而附夷蠻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寇亂之師故特襃而書救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泰山孫氏曰此晉趙盾帥師救陳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于棐林伐鄭也經言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者不與趙盾致四國之君也高氏曰夫征伐自天子出非諸侯可得而專也諸侯專之猶不可况大夫乎自隱桓以來諸侯無大小皆專而行之及宣成而下大夫無内外皆專而行之棐林之會天下之事中國之政皆在趙盾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薛氏曰崇秦之與國也河曲之戰七年于此秦未嘗出越險阻以攻其與國致明年之伐耳胡氏曰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爲謀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于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

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

晉人宋人伐鄭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　張氏曰晉受宋賂不行天討鄭以是叛中國而晉人復與宋伐之不能服鄭反致明年之敗家氏曰今年秋諸侯會伐鄭春秋爵之今晉及宋復伐鄭春秋人之何哉宋負弒君之大惡不能討而楚討之爲趙盾者當内知自愧乃更率

弑賊以伐鄭春秋是以有貶葢鄭可伐也爲宋而伐鄭則不可也故伐鄭則爵之爲宋而伐鄭則人之此一事而有先後襃貶之異者也胡氏曰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

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　張氏曰宋以弑君致寇而不服罪故書宋及猶曰華元爲志乎此戰也胡氏曰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

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陳氏曰戰未有書大夫于是書宋華元鄭公子歸生大夫初主戰也自是戰皆書大夫戰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

秦師伐晉

以報崇也遂圍焦　胡氏曰晉用大師于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爲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于强國而侵

其所與可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算無遺策獨憒于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

疾乃去之　胡氏曰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書侵而不言伐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

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

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

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　愚按經但書弒

初無不討賊之文自左氏託為孔子之言二傳從而和之趙盾弒君之情始晦而諸儒議論之辭起矣今去之千載以其事實考之趙盾弒君之情尚可見也晉靈公欲殺趙盾盾乃謀弒靈公遂使趙穿攻于桃園者情也謀既定則出奔以待其舉事既遂則復國以成其亂者蹟也盾蓋出謀穿特從之耳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誅首惡也盾以其非親弒可以自掩欲爭以苟免于是史狐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

不討賊非子而誰所以為之辭而證其主謀乎弑也況趙盾反國非惟不能討賊既聞狐語之後又使趙穿迎公子黑臀而立之情跡益彰露矣左氏但泥其不越境不討賊之辭而不察其非子而誰之語故謂狐直以盾不討賊而加以弑君之罪又從而託為孔子之說二傳從之姦臣賊子之情跡始晦而幸免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

葬匡王

胡氏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

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

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

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

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高氏曰僖三十二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使雜居中國而天子置之不問至是楚子興兵來討故稱伐以見中

國之不自正也師氏曰楚居南而陸渾在北今以楚

望北長驅來自南土綿亘數千里以伐陸渾之戎其

蔑視中國橫行天下也可見矣楚子書爵蓋著其强

盛齒于五等以辱中國之諸侯也薛氏曰楚伐陸渾

此何以書爲逼京師也戎居王畿之內天子諸侯不

能斥使相攻以震王室春秋之所懼也胡氏曰陸渾

在王都之側逼近京畿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

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中

外之辨禁寇亂之階

夏楚人侵鄭

春晉侯伐鄭及邿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胡氏曰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耳鄭既見

侵于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孔氏䟽云謂之赤狄白狄者俗尚赤衣白衣也

宋師圍曹

大十八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武穆之

族以曹師伐宋至是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胡氏曰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爲至于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强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師氏曰郯莒戰爭于經無見然公及齊侯以平之則其戰爭可知矣高氏曰及齊侯者以公為主及郯者以莒為主公既無以得莒後書郯伯姬來歸則郯亦不能固其好也張氏曰以宣公而平二小國若出于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今挾齊為重而莒尚不肯伐莒而齊不復與復取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宣

公此心之不公而終之以爲利也劉氏傳曰君子之道猶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左氏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

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十年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

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陸氏徵旨曰子公弑君之賊也其惡易知子家縱其爲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爲首惡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乎高氏曰春秋之作常施于可疑而不施于所不疑宋之罪無疑也歸生或疑于可免故治歸生則宋罪自見非重歸生而輕宋也以此爲防後世猶有失身爲逆賊所制如司馬亮沈慶之輩者樸鄉呂氏曰子公欲弑而不敢先發以語子家則子家必有以制其可否之勢可否之勢

在子家而輕以狗人其爲首惡宜矣陳氏曰歸生爲正卿而宋有無君之心非歸生孰禁之于歸生乎謀先然而弗禁則賊由歸生而已矣　愚謂凡人同惡相濟非同有是心則不敢同謀是事惟歸生已有無君之心故宋以無君之事謀之畜老猶憚殺之之言不過懼事不成而及于禍爾及宋譖之于公歸生知已不免即與之同舉是事矣觀左傳懼而從之之語則歸生蓋與宋同弑不但不阻之而已也蓋宋之初

心尚有所疑故謀之歸生歸生以為不可則不成弑矣歸生不但不阻之而又從之遂成此弑故春秋舍宋之始謀而以歸生為首惡及觀宣公十年左傳謂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則當時通鄭國之人皆以歸生為首惡矣又何必孔子推見至隱而後歸獄歸生哉蓋讀左氏傳者習熟見聞而不知察耳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高氏曰狄在齊境而公往朝之公之無政又可知矣

胡氏曰宣公以簒弑謀于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家氏曰自是公五如齊春秋皆備書之所以正齊侯黨簒受地脅婚之罪

冬楚子伐鄭

鄭未服也　張氏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

五至十一年盟鄭于辰陵而鄭又徼事晉于是十二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人之不振有自來矣

五年春公如齊

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　程子曰子者言是公女其

他則姊妹之類也穀梁曰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内也不正其接内故不與夫婦之稱也胡氏曰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强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于高固請婚其女强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爲後世鑒欲人之必謹于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説不近于禮奚足遠耻

辱哉

叔孫得臣卒

張氏曰不書日闕文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冬來反馬也　胡氏曰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

以著齊罪也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家氏曰書楚伐不書晉救者鄭歸生弒君晉當為鄭出師討賊不當救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即楚故也　胡氏曰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

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辭可稱亦可知矣晉嘗命上卿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于己有闕盍亦自反可也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者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氏曰傳謂螽爲穀災虐取于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于心而災祥之應見于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于改助法而税民蓋自此始矣經于蟲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杜氏曰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

春秋闕疑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疑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汪學金

謄録舉人臣蔡枝華

春秋闕疑卷二十三

元 鄭玉 撰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始通且謀會晉也 樸鄉吕氏曰凡書來盟自内録也其稱使則前定之盟也高氏曰此乃衛欲爲晉致魯蓋專事齊未與晉通故也宣公以不義得國以是自疑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爲此盟然而黑壤之會公卒見辱則知是盟之無信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高氏曰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興兵以臨弱小之國此取辱之道也

大旱

胡氏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六年楚人伐鄭取成而還至是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　左氏曰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胡氏曰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爲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主盟會者之罪耳與于會不與于盟而公有歉然

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黒壤是也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于是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必賂免則不直在已矣家氏曰據左傳是會也王叔桓公臨之春秋不書者王人董會所以光霸業也晉自新城以來君侈臣專政亂于内威褻于外成公新立政猶在趙氏乃强合四國之君以為此會屈王叔下臨欲以踵桓文之盛烈多見其不知量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胡氏曰至黃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陳氏曰不言公子蒙上文也胡氏曰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爲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爲書

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于是乎有生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經于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辭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于宗廟不繹者存始終之恩于臣子今

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東萊呂氏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别名籥舞者文舞之别名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以仲遂之喪于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石氏曰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叔弓卒去樂卒事以大夫之卒而去祭樂是以所輕廢所重也有事于大廟仲遂卒壬午猶繹以卿佐之喪而猶繹是忽所重而行所輕也宣公之行所輕昭公之廢所重春秋譏之一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胡氏曰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于是乎嫡妾亂矣春秋于風氏始卒四貶之禘于大廟秦人歸禭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文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大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

晉師白狄伐秦

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胡氏曰晉主夏盟糾合諸侯尊王室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己可矣乃復興師動衆會白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而貶自見家氏曰書晉師白狄而不言及者偶晉于狄亦外晉耳

楚人滅舒蓼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胡氏曰詩稱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是先王

所遏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强大將爲中國憂而天下大事不可復問矣經斯世者當以爲懼而有攘却之謀則聖人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穀梁子曰雨不克葬

喪不以制也胡安定先生曰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今言日中而葬是無備也胡氏曰喪事即遠有進無退葬不為雨止士喪禮潦車載簑笠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

城平陽

許氏曰國有大喪始葬而又動衆城邑非特不愛民

力以公爲忘親矣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泰山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强齊公之無哀也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

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

之　胡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于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禍起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也

齊侯伐萊

許氏曰狄比侵齊齊不敢報萊不犯齊而齊亟伐之

畏衆强而虐微弱此可以觀惠公矣

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謝氏曰不知制楚而區區伐陳晉之失道也家氏曰晉成之立諸夏聳觀冀其一反前人之所爲討宋曾之弑君以風厲天下修文襄之霸業以懷來諸侯義

聲所加齊楚自當畏服今不能然惟以爭陳鄭爲當務之急夫陳鄭豈樂于去華即夷正以楚師日夜至懼不克自保焉耳晉不能制楚惟欲服陳鄭夫不能拯人之急惟欲人之從已此不義之至也晉楚之爭陳鄭十有餘年春秋皆所不與楚夷也春秋每致其問鼎之憂晉盟主也春秋每望之以尊王之事攘楚所以尊王非爭諸侯也夫豈殘暴小國朝夕用師以求其從我者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樸鄉呂氏曰諸侯卒于國都之外則地之袵金革而死則書卒于師如曹伯負芻修玉帛之好而死則書卒于會如杞伯成卒于境外則如許男甯之卒于楚吳子遏之卒于巢于封內則如鄭伯髡頑卒于鄵宋公佐卒于曲棘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高氏曰衛戍事晉甚謹而魯宣獨淡向齊衛欲爲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會于黑壤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

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　胡氏曰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用兵革以圍

之比事以觀知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栁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家氏曰五年楚伐鄭荀林父救之春秋不書救今而書救者楚之初伐鄭也人謂其討鄭人之弑其君者必將以歸生為戮既而再以兵加鄭但欲鄭之歸已于弑賊皆無所問則其伐鄭自為其私耳今而

鄭人告急晉于義不得不救于是乎許之以救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

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于名而書其名者也家氏曰洩冶非世族大夫非名無以傳且名之與字在當時已不容深辯況千載之後欲以此求春秋褒貶之意豈非説經之大弊乎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張氏曰歸田

而言我者言此田魯之舊封而非齊之所得專也不言來歸請而得之也讙及闡歸于取之年故不言我今歸于十年之後故書我也特書曰我則取之不以其道而歸之不以其正一出于相與之私爲可見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　公羊子曰其稱崔氏譏世卿也高鄎

孫氏曰春秋世卿多矣而尹氏書卒崔氏書奔聖人于世卿之中擇其尤强而爲害之深者以爲後世戒也張氏曰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强于齊故勢足以偪高國雖今日逐之而尚能復歸于齊也家氏曰以歲月考之是歲至杼弑君蓋五六十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爲人所畏疑非崔杼之身或其父或其族皆未可知

公如齊夏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曰奔喪也胡氏曰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于奔齊惠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胡氏曰禍莫大于拒諫而殺直臣忠

莫顯于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謂不憚斧鉞盡言于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淫于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視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爲心也以爲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弒則非經意矣張氏曰古人以禮爲防閑而人君之尊有妃偶嬪御之侍有居處出入

之奉有廉恥羞惡之限所以養其尊貴者至矣何至驅馳于株林以爲樂哉洩冶之諫夏南之詩皆以其舍人道而躬爲禽獸之行也考之國語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洩冶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冠以淫于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于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所書弒君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儕于閭巷小人之所不爲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胡氏曰稱師用衆也隣有弒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師以伐當恤之小邦故特稱師以著其罪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氏曰宣公涖德齊侯之能定其位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于屈辱没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

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張氏曰春秋書此深著亂臣賊子不復明送終之正禮故缺于天子而厚于强國豈非九伐之威不行而專征之討不加以至于此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胡氏曰稱人貶之也鄭居大國之間從于强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以力爭之庸何愈于楚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劉康公來報聘　胡氏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胡氏曰用貴卿爲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于亂臣

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爲盜也故特書取繹以罪之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胡氏曰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踰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可以免

于討也歸父貪于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武子來報聘　高氏曰嗣子踰年始稱君未踰年稱子今當凶釁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歡好蓋自速戎君之意故如其意而書曰齊侯以著其惡也胡氏曰葬之速也太不懐也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隣國則哀戚之情忘矣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

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夫豈婦人笑客之罪哉

饑

宋氏曰宣公即位六年書螽七年書大旱今書大水復書饑咎徵頻仍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宣公以臣弒其君以子逐其母罪大惡極天討未加發而爲水旱之災百姓重受其害春秋書之以垂戒于後張氏曰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螟螽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見宣公煩于事外國用無節上下

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高氏曰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今以秋大水而冬即饑則其爲國可知矣于是乎有税畆之事焉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頳北諸侯之師戍鄭高氏曰晉士會救鄭及諸侯戍鄭而春秋削之者責晉雖得鄭而不能有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師氏曰陳鄭二君中國之諸侯也曰侯曰伯其爵自天子受之向嘗背天子而以諸侯爲盟主雖已爲非而猶可恕者不失于存中國也今也又背中國而從楚猶曰我侯也曰我伯也不思其爵之所從來忍以此而服屬于楚其無愧恥不亦甚乎

薛氏曰陳鄭以中國之不足恃而盟于楚由中國之無霸諸侯之失其恃也家氏曰序楚子于陳侯鄭伯之上著南夷之子國而僭居中國侯伯之上紊内外之辨亦以卑從楚之二國也　愚謂春秋書法至此聖人之不得已也雖非予楚以霸然亦不得奪楚之霸矣故不加褒貶直書其事使讀者思之知楚人之盛中國之衰而世道于是乎變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薛氏曰一不受命而伐取邑七年而猶不置陵弱之甚也許氏曰辰陵之盟中國所宜震也而齊魯方且務窮兵于小國何震之有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高氏曰春秋内中國而外夷狄此與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同文所以同晉于内而離狄于外也師氏曰晉景紹盟主之業嘗憤楚伐鄭則救鄭而惟恐其從楚又嘗憤鄭從楚則伐鄭必欲其棄楚或救或伐雖未盡善亦似矣今乃會狄欑函此何禮也不能正一身而欲主盟以令諸侯俾不敢他屬難矣哉張氏曰晉侯爲盟主而往與狄會捨夏徵舒之罪以遺楚討使楚舉大義以加于中國又欲與楚爭鄭所以敗于邲

也　愚按春秋以來中國猶知君臣人類不爲禽獸者齊桓晉文之功也今楚盟陳鄭于辰陵而楚爲之主此中國不知君臣人類入于禽獸之漸也而齊方伐莒晉方會狄畧無以爲憂者于是聖人之望絶矣乃書伐莒會狄之事于辰陵之盟之下比事以觀春秋事勢之升降可考而聖人不得已之情亦見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高氏曰元惡大憝衆所欲誅稱人以殺蓋衆辭爾非

與楚也師氏曰盟主之職爲陳討賊以定陳君而懐陳斯爲能事徒坐視陳從楚楚爲陳討賊以殺徵舒則楚于陳爲有德雖欲使陳不從楚而從晉可乎泰山孫氏曰孔子與楚討者傷中國無人喪亂陵遲之甚也　愚按聖人于楚人之事書之必加貶斥之辭者懼其亂常搆食而絶之也今中國弑逆之賊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誅隣國無聲罪之師大夫無沐浴之請而夷狄能正之夫子雖欲貶而不與亦不可得

矣楚固明德之後而介在南蠻使其克自祓濯一改淫名窺鼎之舊聖人豈終絕楚哉

丁亥楚子入陳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還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

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程子曰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强之也謝氏曰書入罪其

因人之亂而利之也呂氏曰稱楚人殺夏徵舒討賊之辭且衆同欲也故曰楚人入陳非衆志也故曰楚子陸氏微旨曰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不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纎芥無遺稱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高氏曰書殺徵舒于前而掩縣陳之惡書入陳于後不使全討罪之美此斷大小之獄必以情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之義也胡氏曰按左氏傳楚子爲夏氏亂遂入陳殺徵舒轘

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爲美取其國爲貪爲善爲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也　愚按討賊則分其美于衆人入國則歸其罪于楚子聖人豈固欲與楚哉其不得已之情又可見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穀梁曰納者内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

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高氏曰楚子殺徵舒若能誅賊而出于正者由納二臣觀之楚子殺徵舒正爲二臣殺之非爲討賊殺也楚子之情于是不能逃矣胡氏曰二臣者從君于昏宣淫于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于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于討賊復讐以自脫其罪而楚莊又使陳人用之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爲楚莊者豬徵舒之宫

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家氏曰楚莊有意爲陳討賊即辰陵之會召徵舒而戮之陳無事矣乃于既盟之後遽興掩襲之師入陳而遂縣之仗義以濟利假信以行詐此春秋之所甚惡也幸而從申叔時之言事弗獲逞猶納其朋淫首禍之人俾復爲政于陳國則其區區本心猶在于利特畏晉兵之來是以舍之而去非知其不義悔之而不爲也薛氏曰中國無賢王賢伯而

使荊蠻盜政多見其卒于亂也張氏曰聖人予善之
弘待人之公先旌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且納
亂臣之罪使楚莊之善惡功罪顯然明白詳味此編
則知非聖人莫能修而游夏不能與者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師氏曰陳亂故二十有一月而後葬始也以公孫寧
儀行父與靈公昏淫使靈公被弑終也以公孫寧儀
行父使楚討賊楚以入陳又從而納二子爲是紛紛

不暇葬也

楚子圍鄭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至是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

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謝氏曰圍鄭之役楚已入鄭矣不書入者以楚子叛而伐之服而舍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也高氏曰楚入陳而

封之書曰入入鄭而赦之書曰圍何也楚之入陳也
欲縣之人言其不可乃封陳侯其入鄭也欲赦之人
言其不可卒與鄭平封陳侯者非其本謀也不善而
能改故書曰入與鄭平者蓋其本謀也不爲利害所
誘故書曰圍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
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

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隨武子曰善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

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不欲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弗率

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謟使趙括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避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且怒失楚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乙卯王乘左廣

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晉懼二子之怒楚師使軘車逆之楚望其塵懼晉師至且懼王之入晉師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楚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射連尹

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使復其位成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楚人重爲之禮而歸之　胡氏曰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

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然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况其屬乎林父既知無及于鄭焉用之矣諸師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于誰責乎故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高氏曰

夫晉欲救陳鄭豈可由一大夫將不協心之屬以與
强暴新勝之楚師交戰乎徒取敗衂血肉生靈非救
難解紛之道也故不書救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
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
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廵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

士皆如挾纊遂傳于蕭明日蕭潰　胡氏曰假于討賊以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故未減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故未減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强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可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赴告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

國也家氏曰蕭宋之附庸也楚莊志得而驕睥睨于宋故滅蕭以動之自是易子析骸之禍權輿于此春秋書之不惟罪楚亦以憂中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 謝氏曰楚日强盛四國欲恤病討貳協力相維同心爲盟故書同盟同盟之後四國反覆背盟故奪爵稱人凡盟既盟而背之者猶以其盟出于不得已

也同盟而違之則其惡大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胡氏曰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于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内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也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意在責宋也高氏曰衛方盟于清丘而反救陳救雖義事而有

背盟之患故貶稱人

春秋闕疑卷二十三